



左上图：朱家角古桥。
右上图：朱家角阿婆茶楼。
左下图：朱家角文艺术小店。

海派古镇朱家角

姜志燕 向明文/图

漕港的水，给了上海朱家角大家闺秀的灵气和智慧，与乌镇、周庄、同里相比，朱家角用“海派古镇”形容再恰当不过。作为勾连八方的航运码头，朱家角自古繁华富庶，迎八方来客，成就了海纳百川的情怀。海派是一种精神，也是一种开放吸收、博采众长的博大胸怀。如今，在岁月湍流不息的河岸，朱家角静静伫立着，给整座上海城保留了可以回头的理由。

千年繁华如许

徜徉于漕港河两岸的青石路上，古朴的屋檐、悠然而行的水船映入眼帘，时光此时慢成了碧水中的碎影。两岸连绵不断的古屋和不时闪现的古桥，勾勒出明清水乡小镇的旧貌。踏上明代的古桥，望着唐代的古塔，不知不觉间，就走入一卷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画中，步履起落间，繁华如昨，古雅如昨。这就是有着1700年历史的古镇朱家角。

朱家角踏着千年绵长的摇橹声而来，早在三国时期便是成型村落；宋元期间，是一个名叫“朱家村”的富足小集镇。古代，交通以水路为先。朱家角连通了漕港河、朱泖河、淀浦河、淀山湖、太湖等水系，水运航道宽阔，四通八达。利用先天的水运条件，这里贸易日益繁盛。至明代，朱家村改名为珠街，清代时俗称角里。是时，米市、油市、布庄、钱庄等纷纷涌入角里，“长街三里，店铺千家”，南北百货，各业齐全，于是在当地有了“三泾”（朱泾、枫泾、泗泾）不如“一角”（朱家角）之说。明清时期，朱家角的米价对长三角地区的米价都有很大影响。

时至今日，朱家角不负往昔，繁华依旧。九街沿河而伸，千幢明清旧宅依水而立，三十六座石桥古风犹存……两岸商铺所用房子就是明清古民居。一抬头，就能看见雕刻精致的木雕、石雕，它们穿越了历史的烟尘，静默而温柔地守护着古镇。

护着古镇。被时光打磨得乌黑的窗棂，半开半掩，仿佛岁月无所不知的眼睛。阿婆茶楼、原乡楼菜馆、涵大隆酱园、放生桥菜馆……老商舖看过了朱家角的幽幽茗香和沧桑烟火气，正向世人讲述着水乡的过往和故事。

现在，水乡朱家角总是人气满满，有时，周末客流量都在5万人以上。人们不仅仅是白天逛古镇，夜里也有各种文化活动，比如，听音乐会，欣赏曲艺节目，喝茶等。在这个上海保存最为完整的江南水乡古镇，乡村文化、传统文化乃至海派文化早已有机地融为一体。

为了弘扬“古文化”“水文化”，朱家角正探索重启“角里老字号复兴”计划。仅上世纪40年代，朱家角就有同德油厂、人和堂国药店、恒泰祥米行等著名老字号。让老字号用起来，活起来、兴起来，成为古镇金字招牌、亮丽名片，让游客感受到朱家角的文化繁荣，是朱家角下一个努力的方向。

海派大市情怀

尽管朱家角千幢古建有“江南风”的主基调，但行走其间，海派文化依然大胆张扬。其建筑融合了周围地区民居的多种风格，而又有独创之处，涵大隆酱园和清邮局的老石库门、证大朱家角的徽派民居、江南第一茶楼的红砖大厝、西湖街上的吊脚楼，都是海派元素鲜活的载体。

西湖街上多是江南民居的青瓦飞檐，有水上吊脚楼的独特风韵，很多民居的屋脊就像航船。屋脊之间互相错落，高低起伏，充满层次感和音乐感，展示一种流动的美。

大清邮局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老上海石库门。邮局创于清光绪年间，破旧的“大清邮局”门楣上，依稀透着古韵。红砖门拱足有二层楼高，豪华气派，门楣上的旋花砖雕，散发着浓郁的海派气息。两旁“大眼粗眉”的落地窗，亦与对面的中式方窗相视而觑。邮局外一个清代铜制铸龙邮筒，至今仍在承接当地居民和游客的各种信件。这个活的“大清邮局”，依然是朱家角与外界交流的重要阵地。

朱家角小镇总是主动地吸取着世界精华，不管是建筑的、宗教的，还是艺术的、文化的。古镇上不仅

有圆津禅院（佛教）、城隍庙（道教），更有天主教堂，可见朱家角的“大市情怀”。

今天，朱家角致力于打造成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典型示范镇，正在从历史古镇向全域水乡转变，对市民游客形成了别样的吸引力。

新旧完美交融

朱家角的文气绵邈而来，不说咏珠曲社（朱家角昆曲社）、清华阁（圆津禅院丹青藏宝地，藏有赵孟頫、郑板桥等人的墨宝），光说《漕声》《珠溪》等二十多份本土报刊，便足以想象朱家角昔日文化的繁荣。今日，行走朱家角，各种艺术馆依然遍布大小角落。不管是老地新建的朱家角人文艺术馆，还是老店新开的全华水彩艺术馆、延艺堂，处处都能感受到浓郁的艺术气息。

“水乐园”的前身，是三幢破旧的宅宅，经改造后，如今已是朱家角最热门的海派文化地标之一。“水乐园”将河水引到室内。在“水乐园”，从天顶落下的一滴水声，都能以放大1000倍的音效，真实地展现在观众耳边。

每到冬季，由上海戏剧学院主办，布朗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等国际知名中外高校合办的“冬季学院”会将“水乐

堂”作为固定打卡点，让中外艺术家、学者齐聚这一音乐建筑之中，聆听自然之声与创造之乐完美结合。

2010年，朱家角以画为媒，举办了首届上海朱家角国际水彩画双年展。而这，也是世界水彩画历史上的首次双年展，吸引了18个国家的艺术家参展。此后，朱家角逐渐成为一个世界水彩画界有名的地方。以前，很多好的水彩画主题都是水城威尼斯，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知名水彩画家已将朱家角视作“东方威尼斯”，他们不仅会到朱家角搞创作，还会争相来办展甚至授课。

江南水韵，自然少不了江南特色戏曲、音乐的伴奏。课植园里的大戏台，在“昆曲王子”张军的努力下，又恢复了往昔的繁荣。实景昆曲经典《牡丹亭》在这里频频上演。每每韵味十足的唱腔响起，这里便人山人海，仿佛咏珠曲社的完美复现。

在今天的朱家角，古建筑可以成为新艺术的表演场；同样，现代建筑也可以成为古老传统文化的展厅。无论是建筑的、艺术的还是生活的，新与旧完美交融，和谐共生。

朱家角，以海派大市情怀，一直向前。

酷暑游马湖

张学东

进入炎夏，酷暑难耐，川南地区的闲游一族，便纷纷邀约去马湖避暑纳凉。于是，朋友圈里多了一张张令人心动的马湖图片：高山湖泊，碧波荡漾；蓝天白云，梦幻倒影；满目青山，景色秀美。大家纷纷点赞，称马湖是盛夏避暑的天堂。

地处金沙江大峡谷峻岭峰壑之间的马湖，是与邛海、泸沽湖齐名的四川第三大天然湖泊，面积7.3平方公里，海拔1113米，平均水深70余米，最深处达137米，是我国排名第三的深水湖泊。湖泊周围群山叠嶂，分布着大量原始森林，古木参天，风光旖旎多姿，原始风味浓郁。

周末，我们在一路酷热中穿过金沙江大峡谷，绕过著名的黄琅古镇，浩浩苍苍的马湖就出现在眼前。只见一湖碧波，万点金光，天光云影，空阔清明。尤其是一阵阵清凉的湖风迎面拂来，干凉舒爽，长途跋涉的劳顿在湖光山色的美景中顿时消融了。

当晚，夜凉如水，无需空调，伴随着悠悠清凉的湖风，我们惬意地入睡了。一觉睡到天亮，醒来后整个人神清气爽。

晨光熹微，朝阳未露，我们便沿着湖边公路徐行，在清凉晨风中感受着高原湖泊的绰约丰姿。

马湖三面环山，风光秀丽。湖东，五马归巢山，犹如五匹骏马昂首扬蹄嘶嘶；湖南，青龙山似天骄飞龙；湖



游客乘船欣赏马湖风光。 周凯威摄（人民视觉）

西北，老君山横空出世，虎视眈眈；湖西南，三山似蛟龙抢夺马湖翠宝；湖北，玄武岩堆积而成的天然石坝，犹如向前涌动的波涛。据传，昔人以壮马系湖岸，湖中龙出与交，后产异马，因得名马湖，又以湖中有龙，亦称龙湖。

虽是酷暑时节，但清晨的马湖，清风舒爽，浩淼湖面的粼粼波光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忽然，东上一轮朝阳喷薄而出，在水面的湖心撒下晶莹剔透的波光，初始如一颗金光闪耀的玉钻，之后忽然变换为一顶美轮美奂的皇冠，不一会儿又变化为一把金光四射的宝剑……整个湖面，因为朝阳的沐浴，云蒸霞蔚，波光跳跃，变幻多姿，令人讶异而沉醉。

我们荡舟湖上，已是丽日中天。湖面辽阔，山色青翠，清风荡漾，感觉自己已消融在天光波影之间。在舟子的引导下，我们登上马湖中心的一座龟形小岛，岛上有一座彝族寺庙——孟获殿。古典名著《三国演义》中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家喻户晓，马湖周围的彝族山寨，就是将近两千年前彝族祖先孟获渔猎生息之地。悠久的三国文化和神秘多姿的彝族文化，荡漾在湖光山色之间。

夜晚，我们进入彝家饭店，食马湖独特珍奇的蔬菜、鲜美的马湖鲢鱼、浓郁的山寨老腊肉。湖风习习，清凉满怀。围着熊熊的篝火，我们与彝家姑娘手牵手跳起热情奔放的舞蹈，感受着浓烈的民族风情。

图片新闻

露营青山绿水间

本报记者 罗兰



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嗨游宣城”活动，通过“免、减、惠、补”活动组合拳，出台相关优惠政策，激活文旅行业市场。当地还围绕“皖南川藏线”宁国段，对原始森林、飞瀑流云、断层崖壁等景点，制定了适合人们自驾、露营的旅游项目。“皖南川藏线”吸引了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游客自驾骑行、登山露营、探险漂流、玩转青山绿水，乐享清凉一夏。

据统计，活动前10天，全市就接待游客120.7万人次，同比增长52.81%。截止到7月31日全市接待游客460万人次。图为安徽省宁国市青龙乡真也天境南区大草坪上，汽车音乐节、乡村创意集市、户外装备展、房车（房车）派对等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，将首届安徽省露营大会装点得活色生香。

李晓红摄



行天下

旭日古村迎旭日

沈治鹏

来到广东省惠州博罗县，我直奔向往已久的旭日古村。

将车停在村委会门前，步行约200米，即见一方荷塘。放眼望去，几朵荷花玉立塘中，荷塘对面，一排青灰色的砖石古建筑融入玫瑰色的天空，化作荷塘恢宏的背景。

旭日古村落有400多年历史，是一个集明、清、民国建筑于一村的古建筑群落。从高处俯瞰，四面环水的古村布局呈太极双鱼循环状。现存古民居

有600多处，村巷道路全是用花岗岩石铺就。古村“山·水·村·田”的聚落格局，极具岭南地区村落特征。

漫步村中小巷，古意盎然。拐出一条小巷，一块“千金出阁大道”的指示牌令我兴奋起来。

“千金出阁大道”的建设是有故事的。当地富商陈百万的小女儿要出嫁了，却整天愁眉苦脸。原来夫家与娘家路远难行，今后想回家看望爹娘成了奢望。得知爱女的心事后，陈百

万万为感动，请来百多位匠人铺筑了一条长约十公里、宽三米的花岗石路，直通女婿家门口。这幕父女真情感人至深，乡亲们便亲切地称这条大道为“千金出阁大道”。

我又走到荷塘边，见一户人家敞着大门，门前摆放着当地土特产出售。当问他贵姓时，老人笑得灿烂：“姓陈啊，我们全村都是陈姓后人啊！”走进屋内，见我对老屋的雕梁画栋赞叹不已，老人来了兴致：“你看，这石柱多大，不知当时怎么运来的！”

跟老人告别，我走向村中祠堂，远远看见两个四五岁大的孩子在相互追逐。祠堂前，一块花岗石小斜坡被岁月打磨得锃亮，在夕阳照耀下熠熠生辉。孩子们像发现了新大陆，颤

巍巍地冲上冲下，宁静中传来他们纯净的笑声。古榕树把透过来的夕阳捻成光束，星星点点地涂画在祠堂斑驳的墙壁上。看着这一切，我不禁思付：天真无邪的幼童，不知道长大走向村外世界后，会不会常回来看看？

时光从不停留，它曾用心雕琢辉煌，也有意无意间将曾经的繁华抹上一层历史的灰浆。只要迎着光走，背影定会坚定同行。恰如村前的荷塘，亭亭玉立的荷花，没有被渐渐枯萎的荷叶吓得花容失色，而是迎风优雅，坚守它的美丽。

陈姓后裔有很多人满怀梦想地走出去了，小小村落转换成了世界大舞台，曾经辉煌的古村落，正在送走夕阳，迎接旭日。